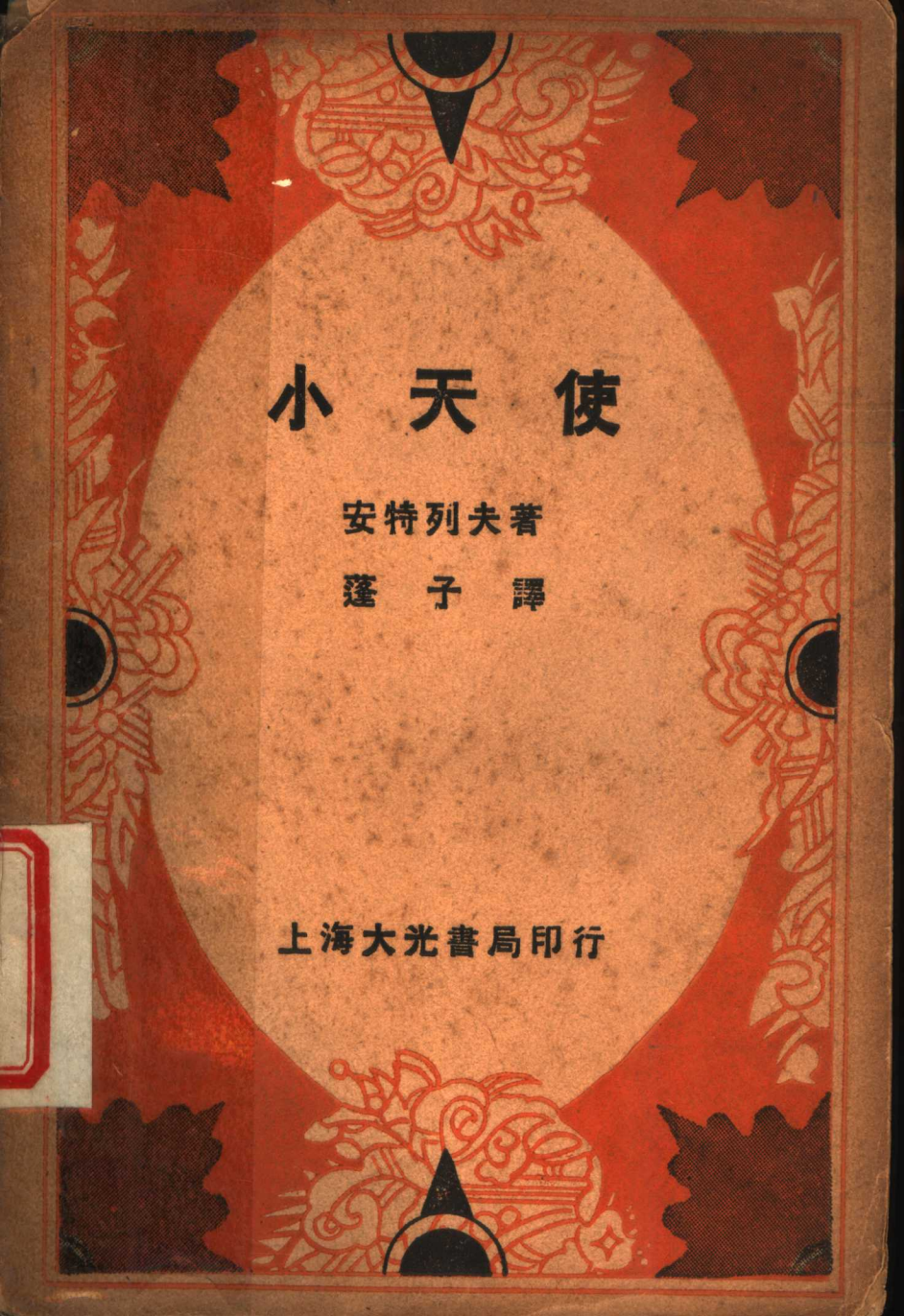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large, light-colored central circle. The background is a deep red, decorated with intricate, stylized patterns in a lighter red or orange hue, resembl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otifs. At the top and bottom of the cover, there are dark, pointed shapes that look like stylized leaves or petals. The title '小天使' is printed in large, bold, black characters within the central circle.

小 天 使

安特列夫著

蓬 子 譯

上海大光書局印行

小 天 使

安特列夫著

蓬 子 譯

上 海 大 光 書 局 印 行

目 錄

朋友.....	1——16
小天使.....	17——47
叩頭蟲.....	49——65
在地下室.....	67——89

朋 友

在深夜，他拉着他自己的門鈴的時候，在門鈴後的第一聲，是一種回應的犬的吠叫吧，在那吠聲裏，可以辨別出含有來人是一個生客的恐怖，和來人是它自己的主人的歡樂，它主人回來了。

接着是厚底鞋的囊囊聲，和從鎖裏取出鑰匙來的尖銳聲。

他走進門，在黑暗裡脫去他的外套，而且意識到身沿有一個靜默的女性的身子，其時，一隻狗兒的腳爪是抓着他的膝，一個溫暖的舌是吮舐着他

寒冷的手。

“呵，這是什麼東西？”一種朦朧的聲音，帶了勉強的興味，問道。

“沒有什麼東西！我疲倦了，”范萊地美·米開羅未簡短地回答着，走入他自己的室內去了。狗兒跟隨着他，它的腳爪銳利地貫刺在塗蠟的地板上，而且跳進床裡去。當他點起洋燈來，光線充滿了室內的時候，他的目光遇到狗兒的黑的眼睛的固定的凝視了。它的眼睛彷彿在說道：“此刻過來吧，來愛惜我。”爲要使它的請求容易了解起見，狗兒伸出它的前爪來，它的頭兒側臥在上面，同時它的後腿滑稽地捲旋着，它的尾巴旋轉着，有如一個筒琴的響。

“我唯一的朋友！”范萊地美·米開羅未說，在他們撫着它黑色的，光滑的外衣的時候。彷彿是感覺過敏吧，狗兒仰臥着，露它白色的牙齒來，溫靜地獵叫着，快樂而興奮的。但是范萊地美·米開羅未歎息着，愛撫着狗兒，而且思想他自己，怎樣地在人間。

再沒有別一個人會愛他呵。

假使遇到他回來還早，而且沒有工作到疲倦的時候，他將坐下來寫文章，狗兒在他的附近的一張椅子上，捲曲着有如一個球兒，時開時閉地張着它的一隻黑色的眼睛，朦朧地搖擺着它的尾巴。當他被工作的進行所刺激，他自己的英雄底受苦所煩惱，以及過多的思想和心靈的圖畫所壅塞，而慢步在他室內，且一枝又一枝地抽着紙煙的時候，狗兒將帶了一副熱烈的目光跟住他，且搖擺它的尾巴比以前更有生氣了。

“回薩克，你和我，我們將來會成名嗎？”他會詢問着他的狗兒，而它是同意地搖擺着它的尾巴，“到那時候，我們要吃肝了，對嗎？”

“對的？”狗兒會回答着，享樂地伸着它自己。它是非常喜歡肝的。

范萊地美·米開羅末時常有客人來的。那時，和他同住的他的姑母，要從她的鄰舍去借了碗盞來，請他們喫茶。一碗一碗的放在茶缸上面。她要出去

買麥酒和香腸，而且沉重地歎息着，當她從口袋裡掏出一個油滑的盧布票來。在充滿了煙霧的空氣的室內，響朗的聲音喧鬧着。他們爭論着，歡笑着，講述着談諧而聰明的事情，歎息着他們的命運，而且互相嫉妬着。他們忠告范萊地美·米開羅未拋棄了文學，從事一種很能賺錢的事業吧。有的說，他應當去詢問醫生的，別的和他們飲着酒，其時向他洩漏些麥酒所加于他的健康的損害。他是十分病弱的，不斷地神經衰弱着。這，就是他何以有這樣抑鬱的心氣的原因了，就是他何以要求着生命的不可能的事情的原因了。大家向他說着“你”的時候，他們的音調裡，表現出他們對於他的興趣來，他們邀他一塊趕車到城外去，延長他們的歡樂。當他愉快地趕着車兒出去，比別人更喧嘩地鬧着，而且無緣由地笑着的時候，有兩對眼兒跟隨着他：他的姑母的憤怒而責備的灰白的眼睛，狗兒的熱烈地流露着愛情的黑的眼睛。

他記不清楚他做過了什麼事情，在他喫醉了

酒，身上濺滿了泥土和灰泥，沒有了他的帽子，早晨回到家裡來的時候。

以後，他們會告訴他，在喫酒的時候，他怎樣地侮辱了他的朋友，到家後，他辱罵着他的姑母，她是哭泣着說，這樣的生活她是支持不下去了，必須犧牲她自己吧；而且，他是怎樣地虐待他的狗兒，當它不肯走到他面前來，受他的愛憐的時候；而且，當它恐怖而戰慄地露着它的牙齒的時候，他用一根皮鞭抽打着它。

第二天，在他衰弱而可憐的醒來之前，一切都已經完成它們日常的工作了。他的心兒參差地跳躍着，感覺到疲弱，而且充滿了早死的恐怖，這時，他們手兒抖動着。在壁牆那邊，廚房裏面，他的姑母頓走着，她的足步的回聲經過了寒冷的，空虛的地板。她沒有對范萊地美·米開羅夫說話，單是莊嚴而不願諒的，沉默地給他以臉水。而他也守着沉默，去看看天花板上一個早已知道的特奇的斑痕，且思想他是怎樣地消磨他生命，名譽和幸福他是永

遠不會獲得的了。他承認自己是衰弱的，卑陋的而且可怕地孤獨的。在這無邊垠的世界，是擾攘着往來的人們，但沒有一個人會到他這裏來分受他的痛苦呵——名譽的瘋狂地倨傲的思想，伴着卑陋的死一般的意識。用他抖動而粗笨的手，握着他的前額，且掩住了他的眼簾，但是任他怎樣緊固地掩住他的眼簾吧，淚水仍然是流下來，匍匐到他那還保留着金錢買來的親吻的香氣的額頰上。當他放下他的手，他的眼淚會落在另一個毛茸茸的，光滑的額上，他的混合着淚水的目光，會遇到狗兒的可愛的黑的眼睛，他的耳朵會聽到它的溫柔的歎息。感動且安慰了，他低聲說：

“我的朋友，我唯一的朋友！”

當他恢復康健的時候，他的朋友們常常到他這裏來，溫柔地責備他，忠告他，談論到飲酒的壞處。但是有幾個朋友，在飲酒的時候曾經侮辱過他們的，在街上遇到不再理睬他了。他是不願意他們有任何損害他們是知道的，但是他們不願意去冒

險那更不舒服的事情了。因此，他度着難堪的充滿了煙霧的夜，和嚴厲地復着仇的陽光的白天，和他自己爭戰着，和他的昏昧與他的孤獨爭戰着。他的姑母的足步的回聲，時常穿過了荒涼的層樓，那時候，從床上可以聽出一個低語來，那彷彿是一個歎息了：

“我的朋友，我唯一的朋友！”

他的幻想的名譽，那是不想到而且不期望的，終於到來了，光明與生命充滿在空虛的室內。他的姑母的足步淹沒在友愛的足聲中了，孤獨的幽靈不見了，而且溫柔的啜泣也消滅了。麥酒，孤獨者的惡兆的侶伴，也不見了，范萊地美·米開羅未不再侮辱他的姑母和他的朋友了。

狗兒也高興起來。他們深夜相會時，它的吠叫變成更高聲了，當它的主人，它唯一的朋友，仁愛，幸福而歡笑的，回到家裏來的時候。狗兒自己也學會了微笑；它的上唇會擡起來，顯露它潔白的牙齒，而它的鼻子會纏成有趣的，小的纏紋。幸福而歡

樂，它開始玩耍着；他捉住了東西，彷彿想運走一般；當它的主人伸出手去捉它時，它會使它的主人走近來，僅僅距離一步路，於是它又跑開了，那時，它的黑的眼睛閃灼着狡猾的光芒。

有時，范萊地美·米開羅未曾指他的姑母，說：“去咬她吧！”狗兒就假裝着憤怒，奔到她身邊，搖蕩着她的圍裙，於是，它喘喘地呼吸着，用它的談諧的黑的眼睛斜視着它的朋友。姑母的薄薄的唇兒扯着一個莊嚴的微笑，批打那此刻是玩倦了的狗兒，打在它光滑的頭上，說：

“怪靈敏的狗兒！——祇有它不喜歡羹湯的。”

在夜間，范萊地美·米開羅未在工作着，祇有被街上的營業所引起的窗玻璃的震動，打破夜的靜寂，這時，狗兒警覺地半睡着，在他近旁，而他的微細的動作使它醒轉來。

“呵，蘭提（註）你喜歡一點肝喫嗎？”他問。

“是的，”回薩克回答着，搖擺它的尾巴，表示贊

註：蘭提Laddie意即童子

同。

“好，等一忽兒，我給你去買一點來吧。什麼是你所願望的？被撫愛嗎？此刻我沒有工夫，我是忙碌着；睡着吧，蘭提。”

每夜，他向狗兒問到肝的事情，但是他老是忘記去買了來，因為在他的頭腦裏，充滿了一個新的工作的計劃，他正在戀戀的一個婦人的思念。祇有一次，他記起肝的事情了。這是在夜間，他經過了一家肉店，和一個美麗的婦人挽着手兒，她的肩膀是緊貼在他的肩上。他談諧的告訴她，關於他的狗兒，褒獎它的靈敏和理解。誇獎了一些關於狗兒的聰明之後，他繼續地告訴她，他曾經有過恐怖而悲慘的時期，那時把他的狗兒看作他唯一的朋友；而且他歡笑地講述他曾經答應買肝給他唯一的朋友，當他獲得了幸福的時候——於是他將女郎的臂兒挽得更緊了。

“你這聰明的人兒，”她叫着，笑了。“甚至是石塊吧，你會使它們說話的。但我是一點不喜歡狗兒

的：它們是非常適宜於傳染疾病的。”

范萊地美·米開羅未承認這個事實是對的，於是禁止他的舌子，關於有時接吻那黑而光亮的狗嘴的習慣。

有一天，回薩克在白天比平日玩得更厲害，但是在夜間，范萊地美·米開羅未回家的時候，它沒有出來迎接他，於是他的姑母說，狗兒是病了。范萊地美·米開羅未驚慌起來，走入廚房裏，在那裏狗兒臥在一張溫軟的草床上。它的鼻子是燥而熱，它的眼睛是苦惱着。它的尾巴微微地搖擺，可憐地看看它的朋友。

“什麼事，孩子；病了嗎？我可憐的伴侶！”

它的尾巴孱弱地移動了一下，它黑的眼睛變成溼潤了。

“呵，靜靜地睡着吧；靜靜地睡着吧！”

“將它拿到獸醫院裏去罷：但是，明天我沒有工夫。然而病是會輕下去的——”范萊地美·米開羅未思索着，於是在他想念美麗的女郎所能給他

的幸福裏，忘記狗兒了。第二天，他一天沒有回家。在他回來的時候，他的手兒摸索着鈴柄，尋了許多時候，在他尋到了，他又躊躇了許多時候，那笨呆的東西怎樣對付呢。

“唉，是的！我必須拉鈴了，”他笑了，於是開始吟唱道：“開呀——你們！”

鈴兒發出一種寂寞的聲音來，厚底鞋囊囊地響，鑰匙吱吱地響，從鎖兒裏面抽它出來的時候。

范萊地美·米開羅未仍舊詠吟着，走進他室裏，且慢步了許多時候，在他意識到應該點燈了之前。於是他脫下衣服來，但他脫下的靴兒，在手裏拿了許多時候，而且凝視着彷彿它們是美麗的女郎一般地，只有那天呢，她是如此簡單而忠實地說了：“是的！我愛你，”上床之後，他仍舊看着她的說話的面孔，一直到他的狗兒的黑而光亮的口嘴，出現在面孔旁邊的時候，於是感着銳利的痛苦，一個問題爬上他的心裏來了：

“但回薩克在那裏呢？”

忘記了患病的狗兒使他羞恥——但並不十分奇特的：因為回薩克不是患過了幾次病嗎，而一點沒有什麼發生。但是，明天必須送它到獸醫院去了。無論如何，他是用不着去想念狗兒，和他自己的沒有情義——那樣是沒有用處的，僅僅減少他自己的幸福罷了。

早晨到來的時候，狗兒變得情形更壞了。它被昏暈所苦惱，變成一隻有禮節的狗兒了，艱苦地從狗床上起來，走到天井裏，躑躅着，有如一個酒徒似的。它的小小的黑的身子，仍舊和從前一樣地光澤，但是它的頭是疲弱的下垂，它的眼睛此刻是顯出了灰白的神色，在悲痛的驚異裏凝視着。

起初，范萊地美·米開羅未仗他姑母的幫助，將狗兒的口張得很闊，露出黃色的牙肉，將藥灌進口裏去；但是，狗兒是顯露着如此苦痛而且如此受罪的神色，使他沒有勇氣去看它，於是他將狗兒留給他姑母去留心了。當狗兒的微弱而絕望的悲號透過壁牆來，他將中指塞住他的耳朵裏，而且驚異着

他對於這可憐的狗兒的愛情的程度。

晚上他出去了。出去之前，他向廚房裏看了一眼。他的姑母俯跪着，用她乾枯的手，摸撫着熱而戰抖的頭兒。

它的腿兒向外伸着有如手杖一般，狗兒是沉重而靜默的躺臥着，且只有將耳朵俯下去，貼近它的口旁，纔可以聽到低低的悲號，

它的眼睛，現在是十分灰白了，釘住它的主人，在他進來的時候；當他用手兒謹慎地撫摩狗兒的前額，它的呻吟，變成更清楚而且更可憐了。

“怎麼樣，蘭提，你是這樣壞了？但等待一忽兒吧，在你病好的時候，我會買給你一點肝兒的。”

“我要給它喫羹湯了！”姑母談諧地恐嚇着。

狗兒閉上它的眼睛，范萊地美·米開羅未帶了一種勉強的嬉笑，匆促地出去了；在他走在街上的時候，他雇了一個輕馬車，因為他恐怕延遲了和納忒麗·萊蘭耶納的約會。

那秋의 黃昏，空氣是十分新鮮而潔淨，許多星

星閃灼在黑的天空裏。星星在流殞着，一條火一般痕跡遺留在它們後面，而且以一種藍色的光，煽動着一個美麗的女郎的面孔，反映在她黑的眼睛裏——彷彿像一個火螢蟲出現在一深而黑的井底似的。貪客的唇兒親吻那兩顆眼睛，那和夜氣一樣新鮮的唇兒，以及那寒涼的頤頰。快樂而顫動着愛情的聲音在低語，空談着生命的愉快。

在范萊地美·米開羅未趕車回家的時候，他記起狗兒了，於是在他胸懷裏，有一種黑暗的預感在疼痛着。

姑母來開門時，他問了：

“呵，回薩克怎樣了？”

“死了。在你出去約莫一點鐘光景，它死去了。”

死狗已經移到一間小屋裏去，狗床已經收拾乾淨了。但是范萊地美·米開羅未不願意去看死狗的身子；這實在是太痛苦了，去看它一眼。當他臥在床上，一切聲音都沉默在空虛的樓上時，他開始不可遏制地痛哭。他的唇兒無聲地蠕攏來，眼淚衝